

活态流变，赋予民间习俗持久生命力

——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崖口飘色”说起

林凤群

摘要：民间习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民族信仰而创造的一些约定俗成的生活现象，而经历不同时代的活态流变，能够不断丰富民俗活动的内涵，赋予民俗活动有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活态流变 民间习俗 生命力

一、民俗活动大多起源于当地百姓的神灵祭祀

民间习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民族信仰而创造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现象。而在我国众多的民俗活动，很大部分是起源于对神灵的祭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省中山市南朗崖口飘色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口西岸，宋代以前是珠江口外伶仃洋上的山地和丘陵岛屿。“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① 香山的南朗镇崖口村东濒珠江出海口、面向伶仃洋的金星门。流域外延伶仃洋，与香港隔海相望。据《香山县志》记载：“大角山在县八十二里，由南山经风门凹二十里至海涯，横堵众流及入海西折而东迅流金星门，外渡海即淇澳山，海中潮汐北通东洲门、虎头门，东注金星门。”^② 以上文字，描绘的是崖口村所处的地理位置。

南朗崖口原为珠江的出海口，故名古称崖溪，含东堡、中堡、西

堡、向西（即隔田）、平山和化美等多个村落。自元至顺元年（1330年）开村以来，至今已有 670 多年。1986 年，考古学家在南朗镇靠海一带的村落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从而印证了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崖口村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夹砂陶米字魂坛古文物，也显示了这里的远古文明。崖口村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并结合自己的信仰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化，其中以飘色最有特色。

崖口飘色源于唐代“耍菩萨”祭祀民俗，后称为“出景会”、“梟色”、“飘色”等。据《香山县志》载：“遇神诞日，张灯歌唱，曰打醮，盛饰仪从，舁神过市，曰出会景，金支翠旗，穷奢极巧……”^③这些文字，描绘的是当年崖口飘色的盛况。

根据《香山县志》文字记载及当地百姓一代代的口口相传，崖口飘色的最初起源，是从明代村民纪念当地一对“神医”夫妇而发起祭祀仪式开始的。

“元末，在崖溪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户谭姓人家，生有一子，长大后与邻村的姑娘结婚，小两口男耕女织，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年，崖溪对开的伶仃洋发生了海啸，崖溪被淹，村民们纷纷逃上附近的犁头尖山上避灾。海啸过后，崖溪一带瘟疫流行，乡亲们纷纷逃离崖溪去他乡躲避。谭氏夫妇见状，就按祖传的中医秘方日夜上山打草药熬成凉茶免费赠给村民服用，使村民远离了瘟疫，从此，‘崖溪有神医’之说被民间广为传颂，而这对为村民祛走瘟疫的谭氏夫妇就被人们称为‘活菩萨’，崖溪附近的村民，闻知崖溪有神医，有病时纷纷而至求医，而谭氏夫妇夜以继日地上山采药，十分劳累。其时，谭氏妻子正怀孕在身，由于过度劳累导致流产大出血，死于药锅之旁。其夫悲伤过度，上山采药时失足跌落山崖而身亡。谭氏夫妇去世后，村民为他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出殡那天，正好是五月初六‘龙王诞’，村中一位纸扎艺人按谭氏夫妇生前的模样扎了一对纸人，貌似菩萨，

叫来自己四个儿子抬着纸扎的菩萨参加送葬。从此，崖溪各村村民每到农历五月初六都扎作好菩萨巡游，祭祀那对无私奉献的谭氏夫妇。”

④

自诞生之日起，这种“耍菩萨”活动一直被村民世代所延续，从每年的农历三月份起，崖口村的各个堡（自然村）就开始“耍菩萨”的准备。到了每年四月初八浴佛节，村民家中有当年新婚的人家，就到村中大王庙将菩萨接回家供奉一晚，第二天交给下一家供奉，供奉菩萨仪式由村中长老主持，每年只限 20 户人家接菩萨回家。到了五月初五这一天，村民就要将在家中所供奉的菩萨拿到村前的大禾坪上，让全村村民前来膜拜。当地村民通过“耍菩萨”这种独特的民间习俗，祈求风调雨顺、身体健康。这种习俗充满了民间祈福色彩。

到了元末，大批中原百姓为了逃避战乱而南迁，经过珠玑巷这一驿站之后，很多人乘坐竹筏沿着珠江向下游漂流，在沿岸适合的寻找适合栖息之地，其中，地处珠江口金星门左岸的崖口村，以其背山面海的良好环境和大片肥沃的土地而吸引了大批南迁百姓。在这里上岸定居的百姓，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兼收并蓄，将内地的“抬阁”艺术与广东沿海地区的“飘色”艺术相融合，使崖口“耍菩萨”这一传统习俗有了重大的发展。

二、 民间艺术的注入大大了丰富民俗活动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变有这样的解释。

关于飘色起源，专家学者认为起源春秋战国时期，广东所称的“飘色”在北方被称为抬阁、走阁、重阁等。而在中国各地流传的

这种民间习俗的产生也有一段传说，据说，孔夫子当年到郑国干戈沟村去，“化干戈为玉帛”之后，村民高抬彩阁欢送他，此后这种民间艺术就被保留了下来。而广东的飘色与北方的抬阁虽然同属一脉，但却有着重大区别。广东飘色的“飘”，是指脱离地面，尽展凌空之美；“色”（原意是饰）是精心巧妙的装扮。飘色神奇之处在于色芯经过精心伪装的色梗（钢枝）凌空而立，利用巧妙的力学原理，营造出“飘”的效果。

而在广东沿海地区所诞生的飘色艺术，更是因特殊的地理、人缘等因素而独具创造性。其中，崖口飘色在沿袭了唐代“耍菩萨”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到了明末清初，崖口村民对飘色进行了改革，使其在我国众多飘色艺术独树一帜。

每年五月初，崖口村民开始在村中挑选色芯和色脚来准备出巡事宜。色芯只能是三四岁的小女孩扮演，色脚则由五六岁的小男孩扮演。崖口村民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间传说，创造了如《刘辰采药》、《金龙》等民间故事，由色芯和色脚装扮成民间故事的人物角色，制作出一个个木质色柜，色柜四周描绘着该板飘色的所要表达的民间故事，同时，用特殊的钢材制作出纤柔韧的色梗，让色芯坐在被衣裙掩蔽着的色梗上，色脚则坐在色柜上，出巡时，由轿夫抬着一路摇晃着前行，色芯在2米多高处做着各种可爱趣致的动作，远看去，飘色摇曳飘逸，凌空而来，令人惊叹。崖口村有东堡、中堡、西堡、向西、平山和化美等多个村落，每年，每个村落都做出几板飘色，到了五月初六集中在一起出发，数十板飘色沿着村中小道及田间阡陌穿行，十分壮观。

从“耍菩萨”到“飘色艺术”，崖口飘色已经有了质的跨越，而崖口村民为了增加可观性，还不断地将为飘色注入新的元素：其中，以运用了大量的布绣艺术最为突出：每板飘色都前有头牌，后有罗伞、彩旗，头牌、罗伞、彩旗一般都会绣上龙、凤、麒麟等吉祥物，还有

绣上古装戏中的人物等，并在头牌挂上铃铛、彩带、红缨球之类，十分抢眼。最具独创性的是与崖口飘色一起出巡的彩旗中的“单彩”和“双彩”。“单彩”是在一块宽约5米、高约80厘米的布上，双面绣着古装人物，用一支竹子扛着，由浓妆打扮的少女扛着巡游；“双彩”是用一块与“单彩”同样大小面积的布围成一个“围”，在“围”的外面绣上龙、凤等吉祥物或古装故事人物，然后，用两支竹子穿起来由两个浓妆少女扛着巡游，让人们看到四围都有刺绣。做工精致的粤绣布艺令崖口飘色更加绚丽多姿。

五月初六这一天，崖口村在举行飘色出巡时，还伴有舞龙、舞狮、舞麒麟等民间舞蹈穿插进行。崖口村舞的是板龙，50多米长的龙身，全部用一块块的木板做成，舞起来却非常生动，令人赞叹不已。而崖口村的麒麟更独特：麒麟头比一般广东麒麟大了两三倍，但却舞得栩栩如生。

为了令飘色活动巡游“声色俱全”，崖口村民还创立了八音锣鼓伴奏班，每个班都有一个非常风雅的名字，如“乐凤鸣”、“乐长春”、“雅歌风”、“奏雅堂”、“乐雅山房”等。这些创设于清末的八音班设备非常齐备，掌板、唢呐、三弦、长腰鼓、钹、锣鼓柜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型的民乐团。经过一代代相传，现在，村中还保留有“乐雅山房”、“雅歌风”两个八音班，每年飘色出巡时，一群当地的老艺人都跟随队伍伴奏。

由于内容丰富，每逢农历五月初六飘色出巡，崖口村像过节一样，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氛。

一个原本只是“耍菩萨”的民间习俗，由于崖口村民擅于将中原地区的“抬阁”艺术和广东沿海地区的飘色艺术相融合，并创造性地加入了大量具有岭南特色的民间艺术，从而使这项带有祭祀色彩的民间习俗发展成为一项内容丰富多彩、全村男女老少齐齐参与的充满欢乐祥和的民俗活动，可以说，正是崖口村民创造性地发展民俗文化，

赋予了民间习俗新的生命力。

三、 活态流变使民俗活动得以升华发展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需要原生态保护的探讨，社会各界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如果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即发现它的活态流变性是其传承的一个重要规律，它的传承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永不停息的衍变中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并行。”^⑥ 地处珠江出海口的崖口村民，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同时，还擅于吸收海洋文化，从而不断地创新崖口飘色这一古老民俗的固有模式，使崖口飘色的文化内涵得到升华和发展。他们的实践，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清末民初，面向伶仃洋的崖口村民很多随船漂到了对岸的香港，以及更远的南洋地区谋生。这些漂洋过海的乡亲，他们在回乡省亲的时候，不仅带回了外汇接济家人，同时，也将当地的技术和民俗等带回了家乡，与家乡的民俗活动相融合，从而使传统的崖口飘色的内涵不断丰富。

20 世纪初，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太古船厂是香港一家大型的造船厂，当时崖口村很多村民去了香港太古船厂做轮船制造的焊接师傅，从而掌握了精湛的焊接技艺。这些在太古船厂做焊接师傅的村民将焊接技术带回崖口村后，用于飘色色梗的焊接上，从而使崖口飘色的色梗制作更显飘逸。

而在更早的清朝同治年间到了南洋谋生的崖口西堡村民谭和意是一名有心人。一年，谭和意从南洋回乡省亲时，正逢五月初六家乡盛大的飘色出巡，当时，谭和意联想到南洋一带很流行的游乐活动“荡秋千”，于是，他决定将“荡秋千”的制作原理运用到村中的飘色巡游中。他将韧度和硬度适中的钢条焊接成两个内外架，内架的尺寸要刚好套在外架，内架之中用一个大轴承安装了可以坐下两个色芯的摇

篮，然后，将安有摇篮的龙门架安装在一个色柜上，“色芯”可以如“荡秋千”一样上下翻动，从而改变了一贯以来飘色的色芯只能固定在色梗上的千年传统，使飘色更具人性化，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飘色的动感。这种独具特色的“秋千色”，自创制作出来就一直深受村民欢迎，其中，一板名为《喜庆秋千》的飘色从清末一直留传至今，年年还在出色巡游。而在2006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崖口飘色中的“秋千色”以其创新独特形式，受到国内飘色专家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在对丰富崖口飘色的出巡内容和制作技术之外，崖口村民还不断丰富崖口飘色的内涵。

崖口飘色原本诞生于对村中神医的祭祀，属于“耍菩萨”民俗，但是，随着崖口飘色的内容不断丰富，崖口村民已不但将其只是作为祭祀神灵，他们结合当地的自然和地理环境，还将飘色出巡作为一种祈求风调雨顺的载体。

崖口村濒临珠江口，每年都受台风、海潮等威胁，因此，每年的五月初六“龙王诞”飘色出巡，巡游队伍在逐一游过各个堡的大街小巷之后，飘色队伍还会特地去到海堤上巡游，祈求海神护佑村中一年四季都风调雨顺；因为崖口村有着珠三角地区最大的稻田，因此，飘色队伍还会来到田野中，沿着田埂巡游，祈求种植养有好收成。农历五月，广袤的稻田上青绿一片，色彩斑斓的飘色穿行在青绿色的田野中，使飘色这一民俗更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

另外，同属南朗镇的崖口村和翠亨村渊源深厚，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从翠亨嫁到崖口的陆家村。在陆家村，孙妙茜在民国初年绣了一个飘色头牌，这个头牌的正面是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在头牌两侧，还绣有孙中山先生著名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对一代伟人的纪念融进飘色这一民俗里，在国内飘色艺术中非常罕见。而在崖口的陆家村，至今还保留着孙中山姐姐孙

妙茜绣成这一个飘色头牌，这也成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一件珍贵文物。

四、 活态传承令民俗活动更具生命力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是存续活态传承。这种传承，既要保护其原真性，又要赋予其‘振兴’的生命活力。”⑦在2009年11月举办的一次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祁庆富反复强调这一点。

事实上，崖口村民的活态传承，正是崖口飘色得以代代相传的核心所在。

从明末清初到现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岁月如何更替，每年的农历五月初六“龙王诞”，崖口飘色都会准时出巡。每当出巡，全村男女老少齐齐参与，各村都派出最娇俏的女孩扮演色芯，绣出最亮丽的布绣和彩旗来出“双彩”或“单彩”，而东堡村的锣鼓班，更是换上了青一色的年轻人来掌板，十分动感；向西村飘色队伍更是由一群少女舞龙，数十位在南朗理工学校读书的女弟子组成了威风的女子舞龙队，将一条龙舞得生动无比，打破了传统中只有男子才得参与舞龙的习俗；而中堡村的老年人，也年年推着年代已久的“雅歌风”八音柜参与伴奏。

崖口飘色之所以得以代代相传，主要是依靠一代代传承人的口传心授。

黄基是崖口村民能够记忆的最早的传承人。黄基是紧邻崖口村泮沙村的一名铁匠，年青的时候经常到崖口做打铁生意，有很好的打铁技术，崖口飘色中的关键技术：锻造色梗，给了黄基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年过九旬的谭炳发是地地道道的崖口村人。年轻的时候，他全面负责崖口飘色的制作、修复，出巡队伍的组织等工作，同时，谭

炳发精通“八音”，在全面负责协调组织飘色队伍的同时，他还兼任八音伴奏等。年过七旬的谭耀垣，传承了黄基等前辈的打铁技巧，年轻时到香港的太古船行负责轮船的锻造工艺，香港沦陷后，他回到家乡崖口村，一直以打铁为生，他炉火纯青的锻造技术，对崖口飘色的色梗锻造起到关键作用。另外，在长期的飘色艺术熏陶下，崖口村也产生了一批飘色艺术的传承人，如谭结崧、谭兆良、谭华耀、谭耀垣、谭锦堂、谭浩彬、谭结成等。其中，年过六旬的谭浩彬是崖口飘色较年轻传承者之一，他现时负责崖口飘色的制作技术指导，以及全面负责崖口飘色的出巡组织工作。

正是有了一代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使到崖口飘色得以历经百年沧桑而能流传至今，并从最初的一个祭祀仪式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人参与的大型民俗活动。崖口飘色的原真性在得到很好保存的同时，还因为不断创新发展，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生命力。

如今，每年农历五月初六崖口飘色出巡时，不但崖口村及周边地区的百姓万人空巷地前来观看，旅居港澳及海外的乡亲也会专程回乡参与活动，崖口飘色这一民间习俗历经流变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一条维系海内外乡亲爱国爱乡热情的重要纽带。

结束语

我国的民间习俗活动，大多是起源于百姓对自然及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最初的表现形式大多带有浓厚的祭祀色彩。这些敬畏自然和祭祀神灵的习俗，如何能够穿越时空，经历不同朝代的沧桑变化而一直流传至今，并发展成为深受海内外乡亲喜爱的大型民俗活动，坚持不懈地令其活态传承，是为古老民俗赋予恒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南朗崖口飘色从最初的民间祭祀活动发展一个人人参与的嘉年华式的大型民俗欢乐活动，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经历的活态流变，可以为民俗活动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一些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 ① (《太平环宇记》第 3019 页,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 ② (《香山县志》清同治版卷四之“疆域”)
- ③ (《香山县志》清同治版卷五之“风俗”)
- ④ 《中山民间艺术》121 页 珠海出版 2000 年版)
- 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会议正式通过。2003 年 10 月 17 日)
- ⑥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 24 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
- ⑦ 《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祁庆富讲稿第 11 章提要)

作者单位: 广东省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博爱五路 2 号文化馆 5 楼